

俞鴻鈞外交抗日（下）

王紹齋·章君穀合著

共同委會痛責日方

（下）日抗交外鈞鴻俞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俞鴻鈞接獲可靠情報，日本海軍第一及第三艦隊軍艦三十餘艘，正在護送運輸艦五艘向上海大舉運兵。與此同時，又在上海動員其海軍陸戰隊、在鄉軍人及義勇團等，兵力多達一萬餘人，進犯上海的企圖已極明顯。而當時在上海市區之內，我方祇有保安隊兩個團和若干警察，戰事一起，雙方兵力未免過於懸殊。因此，他立即密電蔣委員長，向蔣委員長告急。當天，蔣委員長便緊急電令駐防京滬鐵路沿線的第七十二軍孫元良部第八十八師（孫元良兼師長）、第七十一軍（王敬久）八十七師（王敬久兼師長）兼程馳赴上海增援。於是，日本總領事石射猪太郎，當天就向我外交部駐滬辦事處提出抗議，辦事處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打電話報告俞鴻鈞。這一次，俞鴻鈞係以實際行動作為答覆，他將上海市區的全部武力，吉章簡將軍的保安總隊，撥交國軍指揮。前項國軍即於八月十三日凌晨五時進入市區，並改穿保安隊及警察制服，進入陣地，接防上海保安隊的防務。

於是，石射猪太郎惡人先告狀，要求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舉行緊急會議。俞鴻鈞是該會最資深的委員，他準時出席。會議之初，由石射猪太郎滿口狂言，大放厥詞，極力指責我方正規部隊八十八師，和保安總隊正在協定限制區域內繼續推進，準備作戰，不僅妨礙租界安全，尚且嚴重違反停戰協定，因此他力請全體委員通過決議，迅予制止。俞鴻鈞耐心的等他把話說完，然後徐徐起立，以他聞名於世的一口流利純正英語，根據法理事實，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說。不僅使在場的全體各國委員肅然起敬，而且將石射猪太郎的無理要求，駁斥得體無完膚。俞鴻鈞的這一篇演說可以稱得上是外交論戰的經典之作。祇可惜俞鴻鈞所留存的講稿陷於大陸，今已不復可見。在此祇能查閱當日報章的記載，益以訪問當年在場人士的記憶所及，摘錄其要點如次：

- 一、所謂滬停戰協定，近五年間，早已為日方破壞無遺。舉例以明之，則日軍經常入侵八字橋一帶停戰區域。時至此刻，該區仍有日軍盤據。如為切實遵守協定計，可否請八字橋之日方駐軍立即撤退？
- 二、根據上述事實，日方既然早已破壞停戰協定，此時此地，日方根本無權依據該一協定提出任何建議。
- 三、日方每每利用本委員會，作為實施該國侵略政策之工具。於己有利則提及之，否則即予漠視。揆諸情理，各國似無充作日方工具之義務。
- 四、日方對於虹橋事件，一面同意循外交途徑解決，一面集結軍艦，大舉運兵，大量補充軍需用品。如今眼見上海即將淪為戰場，此不獨影響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且將加諸於我國莫大之威脅與危害。
- 五、茲根據上述種種事實暨理由，應請大會駁斥日方請求，並將日方之威脅行為，戰爭準備，立即轉告各國予以制裁。
- 六、本會今日之會議，係應日方之要求而召開，綜上所述，實屬無謂。但如各中立國代表能以友邦使領資格，利用此一無謂會議加以調解，我方自所歡迎，惟調解者之立場必須公允。

俞鴻鈞指斥石射猪太郎要求共同委員會為「

無謂」，尚且首即揭發日本破壞停戰協定。石射猪太郎惱羞成怒，仍然堅持由共同委員會通過決議，迫使我保安隊退出防線。石射猪太郎發言時指手畫腳，喋喋不休，使在場各國代表頗為不耐。俞鴻鈞便抓住機會，打斷了他的自說自話，揭穿日方軍事機密，予石射猪太郎有力的一擊：

「石射猪太郎先生，你知不知道貴國的第三艦隊，滿載大批陸軍，正在向上海鼓輪疾進？」

日本的秘密運兵之舉被俞鴻鈞當眾揭破，石射猪太郎又窘又急，逼出了滿頭大汗。當其時，與會的各國總領事也都接獲了相同的情報：日本第三艦隊即將進犯上海。秘密既已公開，便也紛紛發言向石射猪太郎提出質問。他原用英語回答，然而日本人的英語發音本來就不大靈光，他一窘一急之下，難免有點結結巴巴。何況強詞辯解，原就格格吐吐。因此在座的代表一而再，再而三的插嘴問他都在說些什麼。問得石射猪太郎難以置覆，只好改說法語，殊不知他的法語比英語更糟，於是便越發說不清楚了。代表之中有人搖頭，有人嘆氣，更有人相對發噱，頻加嘲笑。使得石射猪太郎出盡洋相，簡直下不了臺。臨到最後他竟然生起自己的氣來，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憤憤然的說出了實話：

「敝國第三艦隊是在駛向上海。不過，本人確在事前一無所知！」

當眾宣佈廢止協定

石射猪太郎自承日本海軍即將進犯上海，各國代表一致為之大譁，紛起痛責日方公然進行侵

略，片面破壞停戰協定，眼見黃浦灘上大戰將起，各國俱將蒙受損失。石射猪太郎在羣情激憤，爭相指責之中窘得滿面通紅，嘔嘔喘喘無詞以對。於是俞鴻鈞正好把握大好機會，他站起身來慷慨激昂，攘臂高呼：

「停戰協定已遭日方片面撕毀，本席現嚴正聲明：因此而產生之一切後果，應由日方負其全責！」

各國代表羣起響應。石射猪太郎無從辯解，唯有狼狽萬狀，退出會場。

翌日，中外報章一概以大字標題，頭條新聞刊出：

「日本片面破壞停戰協定；
艦艇東來上海大戰將起。」

若干報章在評論之中尤其指出：石射猪太郎自洩機密，當眾取辱，俞鴻鈞市長則在外交戰場上打了極漂亮的一次勝仗。因為，盧溝橋事變以後，淞滬會戰以前，中樞首要之務即在爭取國際間同情，並且籲請各國對暴日破壞世界和平之舉加以制裁。以前蔣委員長在上海住院醫牙，病榻之畔猶仍力疾而起，約見英、美、法、德、義等各國駐華大使，有所剖切說明。如今這兩項重大目標，竟然由俞鴻鈞把握機會雄辯滔滔，順利達成，使得世界各國認定日本侵華，中日之戰係由日方挑起，停戰協定亦為日方所悍然撕毀，日本蓄意侵略尤且獲得世界各國同聲譴責。石射猪太郎的無詞以對，狼狽而退，不但在國際之間傳為笑談，甚至成為日本做賊心虛，愧對世人的鐵證！

事後，日本外務省、軍部和上海日本駐軍，對於石射猪太郎的自取其辱，嚴重受挫，一致羣起指責。並且為他作了一個定評：石射猪太郎無能！

俞鴻鈞在共同委員會席上大獲全勝，載譽而歸。他這一次站壇勝利，對於我國來說，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實質收穫。淞滬停戰協定既然已由日方片面撕毀，事實上已不存在，因此我國便可以不再受此一協定的約束，而在十二、十三兩日加速運兵，迅即進入陣地，部署防務。八十八、八十七兩師，也就因此堂而皇之，源源開來。在大戰爆發的前一刻，做好應戰的準備，減少了不少的損失。同時，更充份的發揮了原有的戰力。

各國羣相指責，日軍惱羞成怒。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旋即悍然輕啓畔端，發動攻擊。下午六時，在八字橋一帶盤據的日軍首先出動，攻佔持志大學。尤且調遣一個小隊，侵入橫濱路，向我駐軍射擊。經由我軍沉着應戰，不許敵軍越雷池一步，雙方經過了一場歷時二十分鐘的鎗戰。日軍見我軍防守嚴密，無機可乘，祇好黯然退兵。可是，這二十分鐘的鎗戰却已經揭開了八一三淞滬大會戰的序幕。

八一三淞滬戰爆發了

俞鴻鈞在辦公室驟然聽到鎗聲，緊接着便有保安總隊方面，遵照指示，儘快打電話來報告日軍進犯，雙方業已發生接觸。淞滬大戰既起，俞鴻鈞便按照自己早已訂定的應變步驟，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逐一付諸實施。首先急電中央，報

告戰況。繼即分別通知美國合衆、美聯、英國路透社、法國法新、德國電通等各大通訊社駐上海記者，由他親自提供消息：「日軍首先啓衅，淞滬大戰爆發！」由於俞鴻鈞本人是新聞記者出身，平時不但與各國記者關係良好，而且極善於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就因為他打了這幾個電話，全上海的中外記者，根據他所提供的新聞線索，迅速馳赴日軍軍事現場，採訪到了既迅速而又正確的頭條新聞，將日軍的瘋狂挑畔，我軍的奮勇抵抗，全部生動而又詳盡的報導出來。當年，上海是世界第三大都市，東亞第一重鎮，尤其是五方雜處，華洋薈萃的國際大都會，八月十三日滬戰既發，當天中午，中外記者的新聞電訊即已傳遍全球各地，全球報章俱以頭條地位予以掲載。日本侵略中國，一舉而為舉世所共識，所公認，自此鐵案如山，成為定論。這又是俞鴻鈞在國際宣傳上，打了一次漂亮已極的大勝仗。自八月十三日淞滬之戰揭幕起始，以迄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為止，國際輿論始終對我表示同情，俞鴻鈞當初所打下的這個基礎，應該列為很重要的一項因素。此即西諺之所謂：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八月十三日上午，經過整個白天的西線無戰事，下午六時，薄暮黃昏，日軍方始展開陸海兩路全面進攻。黃浦江中的日軍艦砲猛烈轟擊我上海市中心區。與此同時，又出動大批戰車，掩護大隊步兵猛犯我八十七、八十八師前線陣地。我軍奮起抵抗，鎗砲之聲，震耳欲聾。由於我軍士氣如虹，日軍驕狂輕敵，我軍不但迅即遏阻日軍

的壓倒性攻勢，甚且乘勝急追，凌厲直前。這八月十三日晚間正式交鋒的第一仗，結果是我勝敵敗，我軍戰果極為輝煌。八十七師在逐退日軍以後進克滬江大學，八十八師則除了將當日上午日軍進據的持志大學予以攻克之外，幾陣衝鋒，節節推進，竟然在一夕之間，將日軍先前盤據的五洲公墓、八字橋、寶山橋各重要據點逐一克復。祇不過，我八十八師的一位旅長黃梅興，在進克持志大學時身先士卒，中彈壯烈捐軀，是為淞滬之戰中我軍第一位陣亡的將領，由此也可以想像當時戰況的激烈。

西線日軍全線後撤，影響所及，日本在上海的一大根據地——日營豐田紗廠之敵驚惶失措，倉皇撤走。同時，在這一天裡，我方空軍第一次出動，輪番猛炸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以及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滬山碼頭和公大紗廠。出雲艦中彈受傷，其餘各處也都一一命中，而且引起了大火。大火轟轟烈烈，持續延燒，烈焰映紅了上海西方的天際。

這一場勝利，振奮了全國民心，激勵了國軍士氣，同時也贏得國際友人伸出大拇指來歡聲讚譽。自八月九日到八月十三日夜，日本人在外交戰場和前方火線，一概遭到慘敗！

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六年，俞鴻鈞在上海市政府服務整整十年，由秘書迭次升遷進而官拜市長，十年之間他一直在跟各國駐華使節打交道。因而在上海外交官圈裡，他不但資格最老，而且關係最好。基於在上海外交圈的良好關係，使得他耳目眾多，消息極為靈通。淞滬大會戰爆發以

後，中央各部門驚喜交集的發現，從俞鴻鈞那裏可以獲得最迅速同時也最靈通的情報，即使在軍事方面也不例外——國軍的每一次戰果，俞鴻鈞都可以利用私人關係，根據各國使節私下提供的情報加以證實，甚至有時候可以供給日本軍部的最高機密，於是，滬戰期間，中央和俞鴻鈞之間便建立了一條相當特殊的管道——由俞鴻鈞逐日報告戰情，拍發電報給外交部。再由外交部按照情報的性質，分別轉致統帥部以及其它的相關部門。滬戰持續了三個多月，俞鴻鈞這位上海市長也就分神抽暇做了三個多月的情報工作。這期間他逐日所提供的軍事情報可以謂之為汗牛充棟，堆積如山。我們試觀滬戰第一日，八月十三日的戰情為例，便不難獲知他所提供的情報是何等的迅速、精確、重要與饒有價值。茲誌俞鴻鈞在上海所發的八月十四日戰情密電如次：

急。

南京外交部助鑒：密。本日戰情如下：

一、今(十四日)晨我軍已進抵楊樹浦一帶，敵軍敗退公大紗廠。我軍乘勝追擊，公大紗廠即可攻下。

二、江灣路方面，我軍已進佔持志大學內址。淞滬鐵路沿線，天通庵東段附近地段皆在我軍手中，均向前推進中。江灣路日海軍司令部亦即將攻下。

三、我軍已進抵新廣東路、寶樂安路一帶。

四、我方飛機三架，向日海軍旗船出雲號轟炸。彈落於出雲艦之外檔，幾乎命中。

又據報：

一、日飛機至麥根路東站及閘北投彈。

二、日空軍有轟炸南京消息。

三、日軍部通知各領事轉告僑民，謂將發生空戰。凡居中國軍事機關附近者，速避開。又通知工部局，謂將有空戰，警告居民速避。謹聞。

發電時，有我方大隊飛機向敵艦轟炸，並聞。

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叩。寒酉。

由於俞鴻鈞於抗戰初期在上海的地位太重要，作用太大，因此滬戰初起，就有謠言盛傳日方將對他不利。他的私人住宅原在兆豐公園附近，屬於越界築路地帶，因此戰事一起，他便聽從友好同僚的勸告，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公寓房子，而把他的全家搬過去住，防止日人暗中襲擊。日常出入，尤且需要嚴密的戒備。

上海會戰歷時將近三個月，這三個月是俞鴻鈞生平最忙最緊張的一段時期，他經常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從事外交交涉，並逐日招待中外記者發表戰況，並收集情報，以及疏散難民，支援前線……戰時非比平時，幾乎每一項工作都是經緯萬端，千變萬化。諸如八月十四日我空軍在算橋上空以零比六的輝煌戰績一舉擊落日機六架，捷報傳出，舉國歡欣若狂，中央乃以「八一四」為空軍節。然而就在當天，全國同胞燃放鞭炮，熱烈祝捷聲中，下午四點多鐘，偏又有我國軍機一架，因為轟炸出雲艦時被日砲擊傷，飛離上海上空之際，一時失去控制，居然在租界鬧區大世界附近墜落兩枚炸彈，當場炸斃路人八百餘名，傷者亦有六百餘人，釀成上海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慘劇。消息傳出，中外震驚，旋即引起一場

國際間的重大交涉。美、英、法……各國紛紛向我提出抗議，英法兩國租界實施戒嚴。各國下令撤退，英軍與美艦相繼開到上海，揚言保衛租界，一時之間形勢極為嚴重。

指斥日軍利用租界

俞鴻鈞的緊急應變之策，是制敵機先，而使我國居於有利地位。八月十四日當天，他搶先一步，指斥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我軍之根據地，據而正式向各國駐上海領事提出抗議。此一抗議提出的時間，係在以美國國務卿赫爾首先發難的各國強烈反應尚未作明確表示之前，俞鴻鈞很高明的將戰火波及租界的責任，歸諸日本。

八月十五日，各國抗議分別正式提出。我國軍事當局立即發表聲明，對於炸彈誤落租界一事表示十分遺憾，並且有所解釋。當時那一架我國軍機是被日軍的高射砲所擊中，炸彈不幸損壞，以致炸彈無法控制，因而發生慘劇。然而，俞鴻鈞却又能在當日各國領袖領事所舉行的會議席上，翻手為雲覆手雨，以日人之道還治日人其身上。他把我國軍事當局所發表的這道歉聲明一改為為證據，重申前一日他對日本所提出的抗議，再度對於租界當局容忍日軍據為根據地施予猛烈抨擊。並且當場出示照片，指出日軍在租界中央地區的日軍銀行及其他房屋的樓頂設置高射砲陣地。他理直氣壯，聲調鏗鏘的作獅子吼：「租界中央既然設有日軍高射砲，我軍飛機飛越上空，遭到高射砲擊破炸彈，炸彈因失去控制而墜落，所造成之慘劇，依理就該由縱容日軍的租界當局，

和利用租界的日本軍方共同負責！」

俞鴻鈞慷慨陳詞，屈服四座以後，也曾有英、法兩國總領事相率發言，認為我國軍機不應通過租界上空，因而指斥我方損及租界權於先。俞鴻鈞一聽，頓時起立當場痛加駁斥，他談言微中，諄厲風發的說道：

「我國所租借予各國者，是租界以內之土地，並不包括土地上空之領空。我國軍機飛越本國領空執行作戰任務，乃天經地義行使主權之事，不容任何人加以干涉！」

這一段詞鋒銳利的議論，曾經傳遍中外報章，使俞鴻鈞的機智與口才，為朝野一致喝采，舉世稱為傾倒。俞鴻鈞本人確也因為這一段駁斥之詞名揚世界，譽滿全球，而為當代各國非職業外交家中至今無出其右者。

大世界門前落彈慘案，在當日舉行的領事會議席上未獲結論，會議不歡而散。俞鴻鈞和與會各國的交涉，則在會場之外繼續進行。反覆辯難，幾經波折，方始由公共租界負責當局——英國總領事巴敦，公開表示向我國擔保：日方決不利用公共租界為軍事根據地。使俞鴻鈞的目的全部達到，轉移目標，有以卸責，使公共租界相關各國對我的抗議與譴責化為無形。反而使日本備受各國指責，被迫撤走設置於公共租界的軍事設施。尤其，日本人從此不能利用公共租界為其軍事基地，自然而然的便解除了我方莫大的威脅。

訂閱「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